

# 美国文化价值观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石俊杰

(四川外语学院 英语学院, 重庆 400031)

**[摘要]** 自美国踏上国际舞台之日起,其外交就带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价值化。以天赋使命观、种族优越论、扩张意识、实用主义等为基本特征的美国文化隐形影响、指导、规范着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并在对外政策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同时,美国外交赤裸裸地强行输出美式民主、自由等价值观,这种观念和行为深刻影响着国际社会。

**[关键词]** 价值观;天赋使命;种族优越;扩张意识;实用主义;影响;美国外交

**[中图分类号]** D871.2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3-7411.2010.04.005

**[文章编号]** 1003-7411(2010)04-0034-(7)

**[收稿日期]** 2010-04-15

**[基金项目]** 2008年四川省社科基金项目“文化与国家对外政策研究”(SC08B25)

**[作者简介]** 石俊杰(1967-)男,四川乐山人,四川外语学院英语学院副教授,博士,英国爱丁堡大学高访学者。

## 一、文化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国际关系学中文化研究的历史并不太长,它真正兴盛于上世纪90年代之后,是继政治、经济、军事之后的第四个研究维度。加拿大学者谢弗在1996年撰文指出:“迄今为止,人们很少从文化的角度来考虑世界体系,这是不可思议的——文化日益成为社区以及地区、国家和国际事务中越来越有影响的力量”。<sup>[1]</sup>日本学者平野健一郎认为,忽略文化因素的国际关系理论从根本上说是不完备的。美国学者麦哲相信,文化将成为今后研究国际关系的著作中最时髦的概念。

人们在看待世界政治和处理国际事务时,通常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们所处的文化背景。一

国民众分享并维系的文化,尤其是价值观念深深地规范并指导着该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态度和立场。美国学者洛弗尔在谈及文化对外交的影响时认为,人是在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受到其中的基本价值观的熏陶,任何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都离不开某种特定的文化背景,必须符合该国的价值观念。<sup>[2]</sup>任何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都受到领导人的思想意识的控制和影响,而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则受到本国家及本民族的各种文化价值观的塑造。国际关系是指包含国家、国际组织等国际行为体之间、特别是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物质层面上看,它体现为不同国家之间利益的冲突和协调;从思想层面上看,它充满着不同思想观念的相互撞击与融合。因此,正如著名学者王辑思所言:“研究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外交政策,必须

联系该国的政治传统、价值观念以至广义上的文化来进行考察”。<sup>[3]</sup>作为外交的重要驱动力之一,文化在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发挥着不可小视的作用。

## 二、美国外交研究中的文化视角

在文化中,对美国外交产生最显著影响的是美国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主要指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与行为的价值、信仰、思想、习俗、惯例、准则等。俄罗斯学者卡缅斯卡娅认为,政治文化的基本规范和价值作为人们共同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是民族同一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学者罗塞蒂指出,政治文化为一国的民众观察和认识世界以及本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和角色提供了一种视角。建构主义者温特指出:“国家把文化作为大脑中的参照框架,以此确定自己的身份、利益和思维方式。”<sup>[4]</sup>政治文化贯穿国家对外战略的确立与外交政策的制定全过程。

首先,它通过外交决策者的价值观等影响或左右国家的外交决策。决策者们会有意识或无意地把本国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作为选择的坐标。麦哲认为,“文化透镜和信仰体系长期既个体又集体地强烈影响着国家领导人理解政策问题的方式,通常还决定着人们对解决这类问题的方式的选择。”<sup>[5]</sup>迈克尔·亨特明确提出,应该“用文化分析法研究美国外交政策。”<sup>[6]</sup>美国外交史专家弗兰克·宁柯维奇指出:“对于绝大多数美国政治家,文化在他们的对外决策中所起的作用明显的,而且常常是决定性的。”<sup>[7]</sup>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曾谈到文化对决策者的影响,他认为,美国领导人在担任领导职务之前形成的价值观,在其整个在任期间对外交政策的制定经常发挥着隐形而深刻的作用。

其次,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考虑能否得到本国民众的支持,而某项政策如果要获得国民的认同与支持,它就必须符合,无论如何,至少不违背该国基本的文化价值观。美国外交史专家小塞西尔·V·克拉布说:“毋庸置疑,美国人民希望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任何新方针都将符合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sup>[8]</sup>美国学

者斯帕尼尔指出:“我们的政治领袖们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每当他们在执行国家的外交政策中似乎要漠视这些价值观念时,他们总会受到政府行政部门、国会、反对派以及新闻界人士的批评。”<sup>[9]</sup>

实际上,自从美国踏上国际舞台之日,其外交就带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价值化。美国文化价值观影响、指导着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并在对外政策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同时,美国外交赤裸裸地强行地输出其文化价值观,这种观念和和行为深刻影响着国际社会。所以,当我们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探讨外交时,自然美国外交会首先映入我们的视野。

## 三、美国文化价值观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 (一)天赋使命观

使命观源于清教徒的宿命论,是加尔文教“预定论”在美国文化中的反映。北美大陆地广人稀,资源丰富;而且遥远的殖民地母国对这里的统治十分松弛,封建残余较少,宗教气氛宽松。美国的先民们摆脱了昔日的精神压抑与束缚,享受着自然恩赐的优越的物质条件,他们理所当然视之为“上帝的安排”,以“上帝的选民”自居,他们认为自己秉承上帝的意旨,建设“山巅之城”、“希望之乡”。立国伊始,美国人就认为自己的思想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是最优越的,也是普世的,应该推广到全球,全世界应该按照美国模式加以改造,而美国拥有推广其普世价值观的神圣权利和义不容辞的责任。<sup>[10]</sup>“美国的未来不单是美国自身的未来,也是人类的未来和全球的未来,而且还是宇宙的未来。”<sup>[11]</sup>

当“天赋使命”观和美国对外政策二者挂钩时,美国的“使命”就是传播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征服愚昧与落后文明并拯救全世界,将本国的社会制度和美式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向全世界宣传、推广甚至予以强加。美国“把落后国家或者政体不同的国家居民视为‘弃民’,以上帝的名义给予他们自由和民主,但否决了他们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sup>[12]</sup>1900年3月,当有记者质问美国占领

菲律宾是否剥夺了菲律宾人民的自由?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洛奇回答道,是责任和利益驱使美国保护菲律宾。<sup>[13]</sup>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超越和平》里写道:“只有美国才具备一个肩负领导责任的国家所必须具备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力量,只有美国才能承担保卫并拓展自由、威慑并抵抗侵略的领导责任。”<sup>[14]</sup>

当它国的价值观、社会制度与美国相抵触时,当它国处于“落后制度”的统治时,美国就需要履行“使命”,用自己“优越”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来改造这些落后的民族和落后的制度,这必然引起对别国的干预。每当遇到抵制或反抗时,美国就不惜采用军事手段颠覆该国政权强迫其接受改造。从20世纪初威尔逊总统时期,美国派遣海军陆战队登陆墨西哥的维拉克鲁兹,迫使墨西哥总统维尔塔下台,到美国在海地和多米尼加插手以“训导”当地人如何选举优秀称职的领导人,再到20世纪末克林顿政府向海地派遣军队使被罢黜的阿里斯蒂总统复位和1999年以防止人权和民主被践踏为借口而对南斯拉夫实施的空袭,以及2003年“改造中东”的伊拉克战争,强加美式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于他国,干涉他国的主权和独立的事件层出不穷。

部分美国学者提出,以美国为首的后现代国家有责任推行一种符合人权以及普世价值的“新帝国主义”来治理全球,从而建立起新的世界秩序。美国可以根据需要先发制人,无需获得联合国授权,对所谓“前现代”国家、“邪恶国家”、“失败国家”进行武力干预,甚至推翻其政权。1999年科索沃战争时,前总统克林顿声称不能容忍对“普世价值”的损害,美国愿意为此原则而战。前总统小布什在2002年的国情咨文里把伊朗、伊拉克、朝鲜划归“邪恶轴心”。《华盛顿邮报》编辑和专栏作家马拉比呼吁美国政府在21世纪应该组建一个由美国领导的、主要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崭新的国际机构来取代联合国,肩负起救赎世界的神圣使命。美国以自己的标准画线,凡是民主国家,它有义务加以保护;对于那些它认为不民主的国家,美国则扮演国际宪兵的角色,对其实行武力教化。美国不惜投入大量资源和财富来促进世

界的“民主化。”<sup>[15]</sup>在对非洲贫穷国家的债务免除上,以“民主化”实现与否为前提条件;在原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美国挑起“颜色革命”。对于2003年那场伊拉克战争,美国不光是为了石油,同时也是为了把伊拉克塑造为“大中东民主”的榜样,试图通过伊战来实现对整个中东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改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为什么远到越南,不惜打一场费用高昂、伤亡惨重、得不偿失的越南战争?主要原因恐怕只能归结到“信念”二字,即“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和“多米诺骨牌效应”,捍卫美式自由民主价值观。

## (二) 种族优越论

美国学者阿尔森指出,当外国人来到美国参观访问,他们经常感觉到,美国人“以恩赐的态度对待他们,有点像对待经历有限或智力低下的孩子”。<sup>[16]</sup>种族优越论是美国 WASP 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起源于15世纪以后欧洲人对有色人种形成的偏见,然后随着北美大陆的开发,明显地烙上本地的印记。土著印地安人和从非洲贩来的黑人被视为“上帝的弃儿”,对印第安人的驱逐和屠杀就是北美大陆上最早的种族主义的体现。这也从那些以追求民主、自由为己任的政治家例如富兰克林、杰斐逊、林肯的言行中流露出来。

美国文化中的种族优越感根深蒂固,深刻影响着美国人对外国人的看法与态度,并在对外关系上体现出来。拉美是美国最早发生对外关系的地区之一,这里居住着大量的印第安人和黑人,白人成了少数民族,而且这些白人与美国白人之间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因此美国把拉美人划入劣等民族之列。美国通过策动德克萨斯白人分裂国家,蚕食近邻墨西哥的领土,却从种族优越论里找到辩解的托辞:白种的德克萨斯人同印第安人和西班牙混血种人之间一场不可避免的冲突。当武力吞并大片墨西哥领土时,他们宣称:“白种人道义和智力的优越将拯救其他种族”。美国媒体宣称这场冲突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对混血种人的战争,前者是纯白人血统,后者由印第安人、黑人和西班牙人构成。这三类人种由于血统和肤色的混合而退化”。<sup>[17]</sup>威尔逊政府时期的拉美政策尤其是对多米尼加、海地这两个黑人共和国的政策

也充分地反映了种族歧视。“它(海地)是黑人国家,不视为兄弟之邦”。<sup>[18]</sup>

美国对亚洲的政策也与其对黄种人的偏见分不开。例如通过美西战争,有人主张兼并菲律宾,理由是地球上最优秀的美利坚民族负有“教化”落后民族的责任。正如麦金莱总统所言,美国“别无选择,只有把他们全部占领,教育菲律宾人,提高他们,教化他们”。<sup>[19]</sup>反对兼并者之所以反对,并非同情菲律宾人对独立事业的追求,也不是反对美国向东方进行商业扩张,而是不愿看到低劣的黄种人成为美国联邦大家庭的成员,从而玷污了白种人的“纯洁性”。其实,双方本质并无差异,都是“种族优越论”在发挥作用,在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当1856年英国对华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美国舆论一致支持英国。本来利益之争常常使英美关系紧张,但当英国与非白人国家发生冲突时,种族上的同源性和白种人的“高贵性”使美国明确倒向英国。二战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认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有许多未成年的孩子需要接受托管,其中首先是东方的黄种人。虽然他愿意帮助打败日本法西斯,解放受日本侵略的民族,但他强调这些国家要真正独立发展,至少还需要接受先进国家几十年的引导。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其实也不乏这种思想。<sup>[20]</sup>

马丁·路德·金说过:“除非美国执行没有种族歧视的对外政策,否则我们是不会有世界和平的”。<sup>[21]</sup>为什么当今美国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主要对象,为什么美国在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世界不受欢迎,这是与美国在中东实行的偏袒以色列、打压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与人民的政策分不开的。

### (三) 扩张意识

扩张意识首先来源于美国的历史传统,贯穿于美国的历史和文化,这可以追溯到移民的祖先那里,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北美大陆的发现和北美殖民地的建立本身就是欧洲殖民者扩张的结果。作为这些殖民者的同胞和后代,生活在北美殖民地的移民自然地传承扩张意识,并受其驱动,在建国后不断进行领土扩张。首先将印第安人从他们的家园中驱逐甚至消灭。1803年,美国以极

其低廉的价格从法国那里“购得”路易斯安那。

1815年第二次对英战争胜利后,美国站稳了脚跟,然后就立即进行大陆扩张。1819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讹诈到佛罗里达。1864年,波尔克总统以武力威胁从英国人手中抢走了俄勒冈。1845年,美国策动叛乱兼并了德克萨斯,然后通过美墨战争夺取加利福尼亚,加上“加兹登购买”,美国吞食了墨西哥过半领土。只花了短短几十年时间,美国的東西疆界就分别到达大西洋和太平洋,领土由230万剧增到930万平方公里。

美国的殖民扩张不只限于北美大陆,它早已把目光投向拉美地区。早在19世纪20年代,国务卿亚当斯提出了“熟果论”:拉美必依附于美国就像熟透的苹果必将落地一样,这是一个无法更改的自然法则。1823年门罗主义出台,在“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这一思想的推动下,美国以美洲家长的身份,全面干预拉美事务。到了詹姆斯·布坎南总统时代,出现了“政治引力法则”——美国政治制度优越,必然把落后的近邻吸引到美国的怀抱,而这种引力与自然法则是无法抗拒的。在1858年致国会的咨文中宣称:“我们国家的生存法则就是扩张,谁也无法违背”。<sup>[22]</sup>

19世纪末,美国历史学家马汉提出了“海权论”,认为制海权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争夺海上主导权对于主宰国家以及世界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为此,美国应该建立强大的海军以及商船队和海外殖民地。海军在和平时期控制海洋,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对外贸易顺利进行,同时也可以掌控各国日益依赖海上贸易的经济。在战争时期则可以通过控制海上交通,切断敌人的供应线,给敌方以致命打击。美国一直笃信该理论,当今全球最重要的海上通道大多被美国海军所控制,以保证其制海权并为其霸权服务。特纳的边疆学说宣扬领土扩张是美国历史发展的规律,美国的边疆变成了“活动边疆”,可以向世界上任何地方推进。该学说深得当时美国统治阶层的青睐。斯特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把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规律牵强地用于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斯特朗等人主张适应国际竞争环境的民族才能生存,不适应的民族将被淘汰,而美利坚

民族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以上扩张主义理论和思潮互相补充融合而产生“新天定命运论”，其中心就是美国需要“更加广阔的空间”。这几乎被美国历届领导层和战略家们所继承和发展，典型的扩张主义对外政策有麦金莱的“门户开放”、美国要求干预全球事务首次表态的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杜鲁门“间接侵略”干涉理论、里根的“有限推回”战略、克林顿的“参与和扩展”战略以及小布什的新帝国主义。从以下具体事件中可以得到反映，例如，19、20世纪之交，美国先后强占了菲律宾、关岛、波多黎各、中途岛、夏威夷等太平洋岛屿，并加入八国联军侵华。同时，美国还强化对拉美后院的控制，攫夺巴拿马运河区。上世纪 50~70年代，美国政治干涉和武装颠覆拉美国家大约 40次，直接出兵危地马拉、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在亚洲，美国进行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还把中国台湾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上世纪 80年代中后期，先后军事入侵格林纳达、利比亚和巴拿马。本世纪以来，美国带领北约不断东扩，借反恐将势力渗透到中亚地区，以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伊拉克战争。

扩张意识还渗透到了经济中。美国通过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诱使或迫使外国向自己的商品和劳务开放市场。如有不从，美国通常就要求对方在限定的时间内谈判解决问题。如果美国认为自己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就对他国实施经济制裁。当美国国内法和国际法相抵触时，美国则把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达马托法》和《赫尔姆斯·伯顿法》就是极好的例子。在双边经济关系中，美国竭力争夺对规则的制定权、修改权和解释权，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主导国际经济秩序。在当今国际经济领域的世贸、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大机构里，美国具有相当的权威。

扩张意识也渗透到文化中。美国的文化扩张首先表现为政治文化的扩张，其主要由美国政府部门所为。例如，1993克林顿提出“把市场制民主国家的大家庭”推广到全世界的“扩展战略”，以及布什政府在伊拉克强行输出美式民主等价值观。其次，美国传媒文化的扩张非常迅猛，CNN、ABC、CBS、VOA 等控制着国际社会的舆论。作为

因特网的中心，美国向全世界全方位、全天候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念。因特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代替武器的新型征服工具。艾森豪威尔说过，1美元的对外宣传费用等于 5美元的国防费用。最后，美国大众文化也在日益全球化。麦当劳、可口可乐、摇滚乐、好莱坞影片、牛仔裤等遍及世界各地。它们拥有巨大的软实力。

20世纪，美国展开了全方位的文化外交，通过了一系列对外文化教育交流活动的法案，资助了一系列有关项目。例如，始于 1948年的富布赖特项目就有着明确而执著的文化渗透扩张的战略目的。美国国务院认为“外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时，应以加深对民主制度的认识为目的，这种学习应从属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总目的”。<sup>[23]</sup>美国的文化扩张遭到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抵制。在 1993年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要求欧洲取消对美国影视产品的配额限制，遭到法国等国家的坚决抵制。

#### (四) 实用主义

19世纪 70年代在美国诞生了实用主义哲学，代表人物有哲学家皮尔斯、詹姆斯和杜威。对于詹姆斯来说，不是人们的信仰指导人们的行动，而是行动的准则成为人们的信仰，这些信仰必须由行动的实际效果来检验。实用主义在美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当先民们来到新大陆时，他们面对的是尚未开垦的土地，要生存就要踏踏实实地劳动，实实在在的果实是最受肯定的。这样，在他们心目中就形成了一种十分功利的思想，那就是只要是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就是好的。这种产生于拓荒之中的实用主义也随着美国疆域的扩展逐渐深入人心。另一方面，来自新教伦理的务实精神也是实用主义产生的一个因素。只要取得成绩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不管什么方法都可以。其主要观点是：把确定信念作为出发点，把采取行动当做主要手段，把获得实际效果视为最高目的和判断正误的最终标准。即只管行动是否能获取利益和报酬，而不管该行动是否合乎原则，不管是非对错。简言之，有用即真理，无用即谬误。这在国际关系中往往导致因一己私利而损害他国利益，从而引发矛盾冲突。

早在实用主义作为哲学诞生之前,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时期所实行的外交政策就明显体现出实用主义特征。当1793年英国对法宣战并组成了反法同盟时,根据法美盟约,美国应当支援法国,对英作战。然而,此时的美国实力弱小,如果为履行盟约而参战,不仅会大损国力,而且有可能失去来之不易的独立。这显然弊大于利,所以美国选择了保持中立、背弃盟约。这体现了华盛顿外交决策的实用主义,即“外交决策的更可靠基础不在于辨别对错,而在于如何正确地确定国家利益”。<sup>[24]</sup>

由于“有用即真理”,自然对待同一事物,可采用不同标准。在对待联合国的态度上,美国常常是需要时就求助于联合国,当得不到联合国支持时就绕开它。1999年对南联盟的空袭就是典型的例证。实用主义在伊拉克问题上也非常充分地反映出来。海湾战争爆发前,美国和伊拉克的关系较为亲密,美国利用伊拉克遏制伊朗。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兼并科威特并将其作为自己的一个省。美国认为伊拉克的行动威胁到中东石油的稳定供应,而且,美国担心如不加以制止,中东各强将群雄并起、竞相填补前苏联收缩力量后留下的真空,不利于美国驾驭。此时的伊拉克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构成的威胁要大于伊朗。于是,美国政府把昔日的朋友塑造成魔鬼,推动安理会对伊制裁并发动海湾战争。然而,同样是针对侵略行为,美国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及巴以冲突中却对以色列采取包庇、纵容的态度。2003年美国借莫须有的罪名发动伊拉克战争,其实战争背后既有中东“民主化改造”的理念,也有石油利益的现实考虑。又如在“人权问题”上,美国曾经对亲密盟国英国在北爱尔兰的人权问题视而不见,却对发展中国家说三道四、肆意干预。

#### 四、结束语

奥巴马政府之前包括克林顿、布什政府在内的多任政府,长期以来,追逐扩张霸权,唯我独尊,强行输出美式民主等价值观,动辄施以军事威胁或军事打击,对联合国持实用主义态度,有利则用,不利则弃。1999年对南联盟的空袭和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都故意绕过联合国。正如原哈佛大学教授、现任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奈所言,这导致美国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在国内面临经济衰退、海外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困境的尴尬局面下,奥巴马于2009年1月上台,在对外政策上提出并实行“奥巴马主义”,包括“巧实力”和“多伙伴”。“巧实力”是指把软实力和硬实力有机结合起来,即综合运用军事、外交、文化、对外援助等多种手段,最大限度地实现美国利益,展现美国价值。“多伙伴”则摒弃小布什时期“单边主义”的傲慢和鲁莽,将外交置于武力之上,不轻易对外动武,更加注重国际合作,力求以对话和协商的姿态解决国际争端,强调美国愿意与不同类型的国家一起应对共同挑战,共同击退国际经济、金融、安全危机,建立一个美国主导、大国合作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重塑美国的国际形象。众所周知,目前奥巴马政府的确放低了姿态,回到依靠国际组织,走多边主义路线。例如,美国重返国际气候谈判,在重大国际金融秩序的构建上积极合作。奥巴马一上台就向伊斯兰世界摇动橄榄枝,表示愿意与伊斯兰世界和解,消除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美国开始战略收缩,公布伊拉克撤军时间表,宣布中止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反导系统,不再竭力主张北约东扩。但是不可否认,奥巴马的智囊库建议他不放弃布什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只不过现政府采取的是渐进的长期的手段而非疾风骤雨的方式,他们主张在“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尽管这一届美国政府对往届政府的对外政策有很大反思、调整和收敛,但它不可能完全另起炉灶。我们不能否认美国外交战略框架的延续性、美国内政与外交的关联与互动、寻求两党一致的对外政策传统。事实上,奥巴马政府和布什政府在外交理念和政策目标方面存在明显的相同之处。例如,美国并没有改变其“一超独霸”的战略目标,也没有停止“促进”美式民主、自由、人权,尤其是中东的“民主化改造”。现有的政策调整只是在美国国力下滑、内外交困时,为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而采取的手段和措施。奥巴马说:“美国有权对那些准备破坏其目标的国家采取单方面行动。”<sup>[25]</sup>

纵观美国近两个半世纪以来的外交政策, 各界政府有各自不同的风格, 但都是典型的美国外交, 都有同样的价值取向。正如前总统小布什所言: “自立国以来, 许多已经改变了, 但指导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依然没变。外交政策必须体现美国的最高理想”。<sup>[26]</sup> 以天赋使命观、种族优越论、扩张意识、实用主义等为基本特征的美国文化明显影响、指导、规范着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并在对外政策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谢弗. 从文化观点看新的世界体系 [J].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1997, (12): 14.

[2] John P. Lovell "The United States as Ally and Adversary in East Asia: Reflections on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in Joongsuk Chay, ed [M].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1990: 89.

[3] 王辑思. 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与对华政策 [J]. 美国研究参考资料, 1989, (3): 1.

[4] 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345

[5] 李智. 文化外交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0.

[6] 迈克尔·亨特. 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16

[7] Frank Ninkovich, "Culture in US Foreign Policy Since 1900", in Joongsuk Chay, ed [M].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1990: 103

[8] Cecil V. Crabb, Jr., The Doctrin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ir Meaning, Role, and Future [M].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2: 67.

[9] 王晓德. 美国文化与外交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10

[10] 李旭东. 论思维方式对冷战后中美对外战略的影响 [J]. 东

北亚论坛, 2009, (6): 16.

[11] Perry Miller and Thomas Johnson. The Puritans: A Sourcebook of Their Writings [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3: 1.

[12] Fredrick Calhoun. Power and principle: Armed Intervention in Wilsonian Foreign Policy [M].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23.

[13] 中国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课题组. 论扩张主义 [N]. 光明日报, 1999-07-23.

[14] 赵来文. 西方霸主梦 [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 312.

[15] 黄凤志. 全球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 [J]. 东北亚论坛, 2002, (2): 89.

[16] 阿尔森. 怎样了解美国人 [J].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1992, (6): 19.

[17] Deconde Alexander. Ethnicity, Race, and American Policy: A History [M].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2: 33.

[18] Link, ed.,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M]. vol. 34, 1980-209.

[19] Charles S. O'Clcott. The Life of William M. Akley [M]. Vol. 2, Boston, 1919: 110-111.

[20] 王晓德. 美国文化与外交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279.

[21] 查尔斯·雷诺兹等. 美国社会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3: 115.

[22] Patterson, Thomas 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 Vol. 1, Massachusetts, 1988: 36.

[23] 李智. 文化外交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5.

[24] 王晓德. 美国文化与外交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75.

[25] 刘学成. 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框架与对华政策走势 [J]. 国际问题研究, 2009, (2): 18.

[26] 陆镜生. 美国的价值观与霸权外交 [J]. 当代世界, 2001, (2): 18.

〔责任编辑 李英武〕

## The Impact of American Cultural Values on U. S. Diplomacy

SHI Jun-jie

(College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American cultural values were and continue to be highlighted in American diplomacy since America came to international stage. American culture,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manifest destiny, racial superiority, sense of expansion, pragmatism, invisibly influences and guides the form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U. S. foreign policy, and it is clearly reflected in U. S. foreign policy. Meanwhile, the U. S. government worked hard and continues to work hard on peddling such American values as liberty and democracy to other countries in American diplomatic activities. This concept and practice exert great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Key Words** value, manifest destiny, racial superiority, sense of expansion, pragmatism, impact, American diplomacy